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五十九

宋　黄震　撰

讀文集一

韓文

古賦

感二鳥賦豈真有羨於白鳥鸜鵒特因物託興使賤人貴物者知警爾

復志賦退而守其志也歲行未復云者歲星十二年一

周復公自述幼孤時未及十歲

閔已賦自傷不得其志欲靜以俟之

別知賦傷知心之難得不忍楊儀之之去已也

詩

元和聖德詩典麗雄富前輩或謂揮刀紛紛爭刌膾脯

等語異於文王是致是附氣象愚謂亦各言其實但

恐於頌德之名不類或云公之意欲使藩鎮知懼

琴操大抵意味悠長拱把不盡將古聖賢之作而述之

耶抑述古聖賢之意而作之耶猗蘭操有云薺麥之
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辭約義精尤當佩
服葢能全其所自得者投之患難而不變志士仁人
平居無異儔伍惟歷變而後可知薺麥處雪霜而茂
者由薺麥之性自有陽和惟因君子之傷乃足見君
子之守也拘幽之亂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至哉
言乎昔師席王宗諭教授於鄞縣學官余實從之游
聞其講詩至衛莊姜慨然舉此章而言曰反己之切

者惟見已之不然不見人之有不然衛莊姜惟知爲婦之當順而不見其夫之不義惟知爲母之當慈而不見其子之不孝此心也何心也充其類而廣之大舜所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之心也文王所謂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心也凱風孝子謂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亦此心也羅仲素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即所以指明此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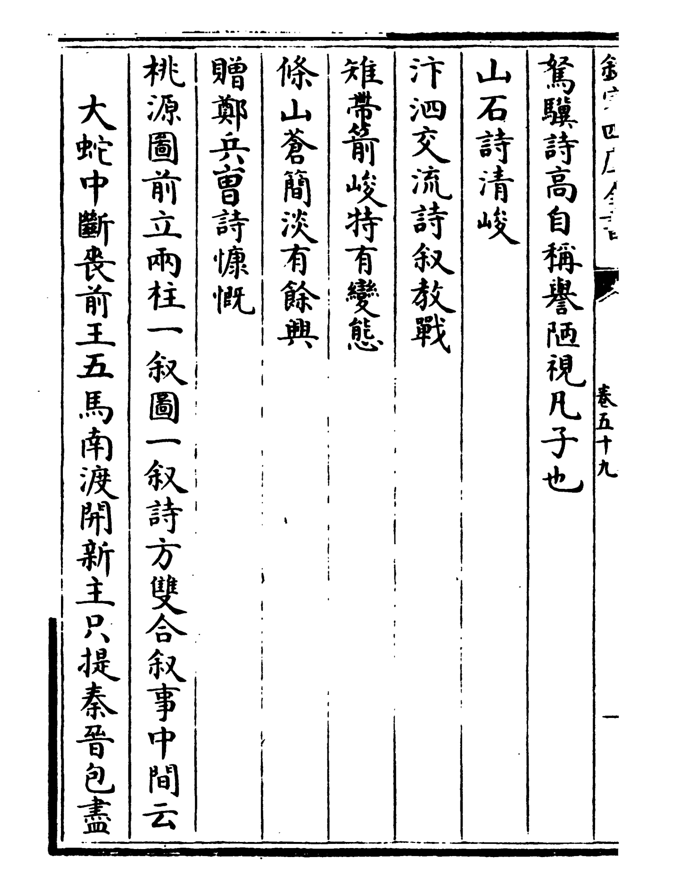
南山詩險語層出合看其布置處

謝自然詩指其輕舉之事爲幽明雜亂人鬼相殘不知
人生常理而棄其身卓哉正大之見乎
秋懷詩寄興悠遠多感歎自斂退之意
赴江陵途中詩次叙明密是記事之體内有云早知大
理官不列三后儔何况親犴獄敲榜發姦偷此語可
警世俗盖比肩唐虞之朝者大禹臯陶稷契也禹平
水土稷教播種而契教以人倫是爲三后獨臯陶不
預焉三后子孫爲三代享國長久雖益之後爲秦亦

綿延千百祀獨臯陶之後無聞焉或謂臯陶之所司者刑也漢高祖再整宇宙一時際會如蕭曹韓信張良蕭之後爲蕭梁曹之後爲曹魏張良好道家學至今名天師者亦其後獨韓信夷族以其所用者兵而刑之大者也臯陶明刑所以輔唐虞之仁雖不當以漢事比然且不得列三后之儔則刑之不可易言昭昭也司刑君子其可不盡心歟

醉贈張祕書謂座客能文性情浩浩爲得酒意而富兒

紅裙之醉如聚飛蚊可謂逸興卒章有云至寶不雕
琢神功謝鋤耘此謂文字混然天成之妙也公之自
得蓋如此
送惠師靈師皆敘其遊歷勝槩終律之以正道
縣齋有懷自敘平生甚詳
岳陽樓敘洞庭之勝
薦士詩敘六朝之陋爲搜春摘花卉敘國朝之盛爲奮
猛卷海潦論文者可以觀矣



鴛鴦詩高自稱譽陋視凡子也

山石詩清峻

汴泗交流詩叙教戰

雉帶箭峻特有變態

條山蒼簡淡有餘興

贈鄭兵曹詩慷慨

桃源圖前立兩柱一叙圖一叙詩方雙合叙事中間云

大蛇中斷喪前王五馬南渡開新主只提秦晉包盡

六百年結云世俗寧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與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相應皆明之以正理

贈侯喜以釣魚況人事捨小求大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感慨多與內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歟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之行法於人猶得以伸其嚴如劉仁軌爲陳倉尉榜殺中貴人折衝都尉曾

寧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進士而莞庫監當不以辱之其於判司簿尉視唐重矣奈何朝廷視之雖重世俗待之益卑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關繫世道

謁衡嶽祠惻怛之忱正直之操坡老所謂能開衡山之雲者也

杏花詩鈎輈字釋云鷓鴣聲

感春謂春風漫誕之可悲甚於秋霜摧落之不足惜此

意亦奇東坡謂春蟾投醪光陸離不比秋光只爲離人照斷腸皆是此意翻出

孟東野失子詩云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惡任年見臨安無夢和尚說蠏散子後即枯死云出佛經

落齒詩結以語訖默固好嚼廢軟還美翻說最佳

赤藤杖歌赤龍拔鬚䰅義和遺鞭等語形容奇恠韓詩多類此然此類皆從莊生寓言来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風雲入壯懷泉石别幽耳最工

辛卯雪萬玉妃之句李花萬堆雪之句寄盧仝猶上虛空跨騄駬之句醉留東野爲雲爲龍之句皆立恠以驚人者

招楊之罘栢馬之喻愛之使進而誰氏子之作謂稱道士爲癡狂尤正論也

石鼓歌雙鳥詩尤恠特雙鳥必有所指豈異端歟

贈劉師服詩可與落齒詩參看

聽頴師琴有曰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

贈張十八詩有曰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皆工於形容

調張籍形容李杜文章尤極奇妙

寄崔立之狀世俗羡科第之榮

月蝕詩律玉川子之豪歸之雅正尤切諷諫結句仁厚有味

短檠歌有感慨意

符讀書城南世多議其以富貴誘子是固然矣然亦人

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於後世之飾偽者

病鴟詩有不絶小人戒誘使善之意

華山詩形容女冠之易動俗

書皇甫湜詩謂留意園池猶爾雅注蟲魚枉思掎摭捨

業孔顔愚謂此可鍼世俗之失蓋園池之適無非玩

物仲舒潛心大業三年不窺園知汲汲於所當務者

外誘不期而絶也

路傍堠以下皆公南遷時詩作食蠏魚章舉歎驚面汗

惟蛇舊所識開籠縱之蛤𧌄蝦蟇亦初不下喉也

寄李大夫以年過半百来日無多有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之句

南山有高樹行猛虎行皆贈李宗閔巧喻而力詆文之鋪叙頓挫甚佳

送澄觀詩我欲收歛加冠巾其於送虛師亦嘗云方將歛之道且欲冠其顛是其人之心在在不放獨惜其論太顛語少斟酌耳

山南鄭相公酬答詩烹斡力健倔斡當作鮮茫漫華墨
　　　　　　　間華當作筆音釋序李少卿云○盯聹耳垢也上都
　　　　　　　挺切下乃挺切

讀東方朔雜事讁瘧鬼二詩皆稽滑以諷瘧云巓項子
　　　　　　　也

示兒詩以有屋自慰與符讀書詩正相終始

喜雪春雪詠雪等作皆曲盡形容之妙層出無窮

蒲萄詩以馬乳對龍鬚今俗呼蒲萄爲馬乳而竹之有

龍鬚亦經見於此○作字讀與做同方橋詩作字與

過字同押

遣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贈鄭兵曹詩破除萬事無過

酒山谷詞各於其下去一酒字天然妙對

記夢結句安能從汝巢神仙李少卿謂仙當作山此韻

與間字連押當作山尤分明

詠筍與詠雪詩相類形容層出

送張侍郎以下諸詩皆隨裴相公東征時作

示姪孫湘以下諸詩皆貶潮州時作

雜文

原道嗚呼自昔聖帝明王所以措生民於理使其得自別於夷狄禽獸者備於原道之書矣孔孟沒異端熾千有餘年而後得原道之書辭而闢之昭如矣奈何溺於異端之士吹毛求釁竊附程録尚欲陰為異端報仇耶此程門高弟尹和靖力排語録之非歟程録嘗謂愛主情而言蓋辨析精微之極也仁者愛人此

正吾夫子之言豈可因以博愛為仁非原道哉彼以煦煦為仁而此以博愛為仁正將以吾道之大擴其所見之小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録雖嘗以虛位之説為非此決非程氏之言也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此正孟子之言豈可及以道德虛位非原道哉仁與義為道德去仁與義亦自以為道德故特指其位為虛而未嘗以道德為虛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録又載呂黎言治國平天下止及正心而不及致知格物此殆

程子一時偶然之言也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孟子言篤恭而天下平皆不過舉其要而言豈必盡及致知格物之條目而後可以爲自修而顧乃以此非原道哉異端言心而外其天下國家者故昌黎言治國平天下而特推其本於正心耳原道不可非也非之之説三皆不過爲異端報仇讐之之説一又不過爲異端借影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所謂傳者前後相承之名也所謂道者即原道之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以至絲麻宮室粟米蔬果魚肉皆道之實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爲治也故他日論異端又曰果孰爲而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者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云爾

非他有面相授受之密傳也託附程録者乃發爲異說稱釋原道以爲此必有所見若無所見所謂傳者傳个甚麼嗚呼異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備見於原道一書豈復他有險恠歇後語陰幽不可名言如異端所謂不立文字單傳心印之傳者哉或者此類多出於上蔡謝氏之門歟蓋不以愛爲仁而以覺爲仁必欲掃除乍見赤子入井之心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謂有不二法門而言道無精

粗彼此之分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載僧人揔老之言謂嘿而識之是識个甚麽無入而不自得是得个甚麽者亦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凡今所議原道三說往往類此愚故意其爲上蔡謝氏之門依倣而託於程録也學者無以其語出於程録而遽非原道必以孔孟之說而稽之則於讀原道幾矣

原性論與生俱生而其所以爲性者五仁義禮智信最爲端的性有三品之說正從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中

來於理無毫髮之背至伊洛添氣質說又較精微蓋風氣日開議論日精得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對說而後孟子專指性善之說舉以屬之天地之性其說方始無偏此於孟子之說有功而於孔子之說無傷實則孔子言性包舉大體孟子之說特指本源而言性無出於孔子者矣奈何三品之說本於上智下愚之說而後進喜聞伊洛近日之說或至攻詆昌黎耶原毀傷後世議論之不公為國家者不可不察也

原人謂命於兩間爲夷狄禽獸之主主而㬥之不得爲主之道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逺此說已見仁之全體大用漢唐諸儒不及也本朝西銘又加精密

原鬼謂鬼無形聲而接於民者物之恠說亦工原之爲義皆推明正理以袪世俗之蔽者乎古然而今亦然理然而事亦然則亦何俟乎公之原

行難之作嘉陸叅之服善對禹問所以明傳子之義定

天下萬世之常也

雜説四首龍喻言君不可以無臣醫喻言治不可以恃安鶴喻言人不可以貌取馬喻言世未嘗無逸俗之賢

讀荀謂孟尊孔揚尊孟而荀在軻雄之間劑量審矣是亦於其言而定之葢謂荀未嘗知尊孟故爾若不于其言而于其人揚則未必不劣於荀此韓公他日獨以孟荀並言歟雖然荀又豈孟伍哉故又曰軻之

死不得其傳嗚呼公之剷量諸儒審矣

鶡冠子十六篇韓子悲其人之不遇鶡似雞以死鬬楚俗以飾冠示武也至今西班稱鶡弁云

讀儀禮以聖人之制度而掇其要

讀墨子進而比之曰孔墨夫墨子孟子所深闢韓子尊孟者也何議論之相反至此豈孟防其流弊而韓論其本心歟

獲麟解大意謂麟祥物也但出非其時人不謂之祥蓋

以自況而不直説遂成文法之妙

師説前起後收中排三節皆以輕重相形初以聖與愚相形聖且從師況愚乎次以子與身相似子且擇師況身乎次以巫醫樂師百工與士大夫相形巫樂百工且從師況士大夫乎公之提誨後學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則自然而成者也

進學觧類賦體逐段布置各有韻豨苓之豨音希猪也

即木猪苓

本政論謂周以文弊後不知所承而盡窮古始以明民
不知古者神而化之不使知之也
守戒謂諸侯於君當爲翰蕃譬之宅於山者施陷穽宅
於都者固扃鑰甚切其後譬以責育之不戒童子之
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尤語工而意切國不
得其人以預備之雖強猶弱歟
圬者王承福不敢一日怠其事其得也不肯一以妻子
勞其心其過也操鏝入富貴之家至一再過之則爲

墟可爲世戒也

五箴之作年四十八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而游也言也行也好惡與知名也各自爲之箴

拳拳進德之心也

後漢三賢賛王充作養性王符著潛夫仲長統著昌言皆傷其不顯於世而賛之

諱辯旣舉嫌名二名之不諱復舉周公孔子曾參不諱而宦官宮妾之所諱以相形反覆攻擊燎然明白然

諛暗成俗至今諱者益甚何哉愚嘗考諱之所始乃
周制子孫奉祀廟中不敢斥其父祖之名而以謚易
之所謂卒哭乃諱也今人少壯無恙而多方回避其
名以爲諱是敬之所以瀆之而預死其人於生之日
也異哉
訟風伯譏小人沮君之澤甚工
伯夷頌謂無求而爲之萬世一人反結一語謂微二子
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尤奇絶

子產不毀鄉校頌戒為人臣者忌人言而蒙主聽

釋言述人有讒公於鄭相國李舍人者而卒不行也再三宛轉文法極妙

愛直一篇謂李君房之從南陽公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愚謂今之賓僚於所事猶古者卿大夫士於諸侯蓋有君道焉自封建廢而為郡縣之吏自世卿易而為遞遷之官萍梗相逢休戚無關而治道遂不可以望古若李君

房其行古之道者乎

張中丞傳後叙閱李翰所爲張廵傳而作也補記載之遺落暴赤心之英烈千載之下凛凛生氣

燕喜亭記工於狀物掌書廳記工於言情畫記工於叙事藍田丞廳記叙崔斯立盤欝之懷修滕王閣記自叙慨慕遐想之意隨物賦形沛然各縱其所之無拘也近世爲記者僅述歲月工費拘澁不成文理或守格局各成窠段曰此金石之文與今文異嗚呼異哉

猶相乳叙事極簡明論士大夫富貴得之於功或失之於德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

策問十三首只舉一事之可疑者爲問而不設疑辭古人大體葢如此今之問者徒爲疑辭而初無疑事

諫臣論以陽城之賢而作也

改葬服議改葬服緦惟子於父母爲然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齋郎士大夫子弟習宗廟之事者歲久命之官學生則以經藝試司業將以賛敎化者

也不可及代小勞之事

禘祫議謂獻懿二主宜居東向之位毀瘞始於晉魏不可行

顏子不貳過論謂止之於始萌

何蕃傳載朱泚之亂蕃一正色而六館無從亂者

書啟

與李祕書論小功須追服

答張籍兩書諄諄然自解未可著書闢佛之意及解駮

雜之議其實張籍益友也愛公之深者也

與孟東野書答竇存亮書皆叙交際次第自成文法

上李實尚書叙其政賀白兔辭巧

上李侍郎書云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答尉遲生書云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上于頔相公書云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

金石凡皆形容文章之妙公實道胷中之自得者

上鄭相公兩啓皆自訴所欲言

上宰相三書昌黎三上光範書世多譏其自鬻然生爲大丈夫正嶄爲天下國家用孔子嘗歷聘列國孟子亦嘗游說諸侯矣如公才氣千古一人亦同流俗困於科舉而不得少見於世故直攄其抱負以自達於進退人才者雖頗失之少年鋭氣而實皆發於直情徑行始則曉以古者成就人才之道次則動以一己

飢寒之廹終則警以天下未治反不能如周公禮士之勤光範門雖尊公直與之肝膈無間然則公之抱負者爲何如而可識其自鬻哉終南捷徑少室索價陽退陰進不由真情此則不鬻之鬻乃公罪人耳

答侯繼書答崔立之書皆試黜時所作雖微有不平而直述其邁往不羣之氣亦奇矣

答李翊書自叙歷學之次第然後及其養所自出者當熟味如面承公之敎我可也

代張籍書就盲字上發明不爲悲苦之辭死中求活法也

答李師錫就李元賓說來究轉緊切

答陳生書謂事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爲養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此非特可鍼陳生之病萬世而下爲吾徒者皆當拳拳服膺

上張僕射書唐制持節某州諸軍事葢以節度使統支郡之權而其屬爲兩今之職官唐使院也今之曹官

唐州院也州院於今爲録事參軍之居使院於今爲僉廳不以使院稱之唯都吏孔目官所居尚名使院即其遺稱也故韓公所上張建封書在使院中小吏持院中故事來示之語此唐制稱使院之證也

上于襄陽書言先進後進前後相須之道與崔羣書言交際之情宛轉悠遠與陳京書言於貴官門墻易踈之狀尤明切動人

答馮宿書言在京城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趍僕之

所傲其與衛中行書云所入比前百倍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少行乎其志耳由是觀之公之三上宰相書豈皆權勢求富貴哉宰相人才所由進磊落明白以告之公之本心如青天白日後世旁蹊曲徑暮夜鑽刺而陰求陽辭心口爲二妄意廉退之名眞墦間乞祭之徒耳

諫張僕射擊毬謂馳毬於場蕩摇振撓不三四年無全馬矣而人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骨膽之

間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危哉此說富貴少俊者所宜

深知

與馮宿論文謂稱意者人以爲恠下筆令人慙則人以

爲好古文真何用於今以俟知者知耳公殆矯其説

以振起一世之庸庸者乎然歴數百年至本朝歐陽

公方能得公之文於殘弃而發攜之否者終於湮没

自歐陽公以来雖曰家藏而人誦殆不過野人議璧

隨和稱好及自執筆爲文鮮有不與之持真知公之

文者又幾何人哉愚甞嘆息而爲之自警曰人誰不講孔孟之學至遇事則往往而違其訓人誰不讀韓歐之文至執筆則往往而非其體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其味不心誠求之是真無益哉

與陸員外薦士書公薦侯喜以下九人此唐之公薦進士法也

與邢尚書書謂布衣王公事勢相須文極清快

爲人求薦書以伯樂一顧價增三倍爲喻葢公薦於司

貢士者也應科目時與帚舍人書以恠物困於窮涸自況而望其一舉手一投足轉之清波此又公之自薦者也

答劉正夫書論爲文譬之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及覩其異者則衆觀之又謂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答陳商書喻以齊王好竽而鼓以瑟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合是兩書而觀之庸庸者不足以自見恠恠者非所以諧俗公所告語雖各隨其病而藥

之功深一語則均所當務而根本之論乎

與孟簡書因辭妄傳奉釋事遂極言釋氏之非張籍嘗

勸之著書攻釋則辭之

答呂毉山人書自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蓋山

人矜誕人也責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公故戲其說

以折之

答元侍御書以甄濟識安祿山必反其子逢刻身立行

足下能樂道其善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年尚彊嗣德

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文氣横生可愛也

與袁相公書薦樊宗師云竒寶横棄道側而閤下篋櫝尚有少缺不滿之處瑰語也

與柳公綽書感言其以書生率先揚兵淮右之壯形容如見次書言逺調軍士浮寄孤懸形勢銷弱若募土人愛䕶鄉里勇於自戰調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此則萬世可行之通論也

與李尚書書云接過客俗子絶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

以拒止嫉妬之口此語亦涉世者所當知

序

送孟東野序自物不得其平則鳴一語由物而至人之所言又至天之於時又至人言之精者爲文歷序唐虞三代秦漢以及於唐節節申以鳴之說然後歸之東野以詩鳴終之曰不知天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也歸宿有味而所以勸止東野之不平者有道矣師

友之義於斯乎在而世徒以文觀之豈惟不知公抑不知文者耳○桴鼓之桴音浮擊鼓柄也與乘桴浮海音夫者不同見與柳公綽書出左傳

送許郢州序云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愚按刺史漢監司之名在唐則爲州猶今太守之稱蓋守郡者也觀察使唐監司之名本朝

始去其權僅存虛號在唐則專有一道之兵財權重於今之監司者也觀察使既專有兵財其征取於支郡之刺史猶今州郡促縣道財賦之類也征取之欲無厭生民之出有限公謂府常急於財可謂州常私於民不可府既急於財而州又不私於民則竭下奉上患將安極此事豈可使州與府同耶郢爲襄陽支郡而爲襄陽者于頔公主人也故勉郢州以應襄陽之需殆非公論否則公客於于見觀察使督賦支郡

之難而未見支郡督賦百姓之難尤可念耶

送齊皡序齊皡之兄爲相有司以嫌不取之登第公謂其生於私夫取舍于其人可也于其勢而取之私也于其勢之可嫌而故舍之亦私也公之論精矣然舍之私尚猶愈於取之私

李愿盤谷序按李少卿音義序謂得王仲至家善本盤之土土爲下窅而深深爲空今讀盤之土維子之稼韻不叶下與稼則恊矣又下與中字對用有義也窈

而深廓其有容韻亦不協空與容則協矣又空則有容比深字義尤精也合從李少卿之説而讀之倘徉之倘音常○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云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

送牛堪登第序唐人登第無進謝有司之門者

贈崔復州序謂官至刺史亦榮矣民窮斂愈急而連帥不以信此爲刺史之難也崔君爲復州而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崔

君將有其榮而無其難者予愚謂此書善爲詞於上下之間回視送許郢州序無其立語之弊矣

贈張童子序謂明經之得難而童子之得易勉以勤其所未學

送文暢師序論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今安居暇食優游生死與禽獸異者聖人之教之賜也而文暢不知可謂辨之明而諭之切矣扶持正教開明人心與原道之書相表裏

送楊儀之序知其客可信其主之詭亦足見唐人之辟官不于人情而于其才也茍于其人情而辟之則亦足以覘其主顧賢否相反爾

送廖道士序謂郴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欝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之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

送王含序悲醉鄉之徒不遇

送孟琯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
將強而拒

送王塤秀才序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
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譬之沿河而下苟不止
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
幸而至焉

荆潭唱和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
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

送高閑上人論張旭草書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送殷侑使回鶻謂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别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 以上皆借事形容曲盡文字之妙

送石洪序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常侍講序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以上皆雜喻形容亦曲盡文字之妙

送温造序伯樂一過冀北馬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

之幕下以溫生爲才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愈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曲盡變態

送鄭權尚書序敘事工密

送韓約侍御序明屯田之功

石鼎聯句序道家學公所闢佚喜公所敎而愛之者今形容二子屈服彌明之狀如此略不爲喜掩覆公之文不欺盖如此

祭文

祭田横墓感横義高能得士心

歐陽生哀辭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詹死京師而父母悲之公故爲之辭以爲觧若曰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詹所謂以志

養志公豈特解其父母心亦善爲詹解者歟然詹固一時不幸而閩越之人違父母雖死不歸令遂成俗彼其父母之志果皆如公所謂否耶

祭薛助教有後三月此用史記後九月文法也○雪虐風饕

出祭張員外

祭裴太常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謂貧而好客奇絶

潮州祈晴稻既穗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

而雨不得老以簇也語佳甚稻之穗與蠶之眠同時則南方氣候之早歟又祭云冀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

祭柳子厚犧罇青黄乃木之災

武侍御畫佛文以妄塞悲

祭十二郎文當成誦

墓銘

崔評事翰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

之如貴人
考功盧君婆娑嬉遊未有捨所爲爲人意
助教薛君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
笑益棄奇與人爲同
祭封尉盧殷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竟飢寒死
呂氏子炅棄妻謝母學仙王屋山李素爲河南尹使吏
卒脫其道士衣押送還其母公所作誰氏子詩豈正
此呂歟

石洪本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從拓拔始獨姓石

韋丹舉明經授逺安令以讓其兄復通五經登科刺洪州計口受俸教人爲瓦屋築堤扞江銘有曰慊慊爲人矯矯爲官

胡評事銘三字句

張法曹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耶

苗參軍誌其季生君卒之三月遺腹後夫人繼室也見韋丹誌又

楊燕奇誌　前夫人從葬舅姑祧次

前進士見孔戡墓誌指韋夫人弟

路應神道碑逢水旱喜賤出與民歲熟以其得收常有

贏利

鄭儋神道碑削四鄰之交賄省姱嬉之大燕簾閣據几

終日不知有人〇二夫人各别爲墓不合葬

劉統軍慰顔鉅鼻可代隆準

徐偃王廟謂徐與秦俱出伯益秦以强吞諸侯徐當穆

王無道諸侯咸賓穆王伐之不忍鬬其民走彭城泰鬼久飢徐有廟存仁與暴異也偃王名誕立○揭虔廟者名放

安靈○無恠風劇雨並同上陊剝不治陊池耳切聲近耻字俗云耻剝者疑此字也

袁氏廟碑袁出陳人

房啓銘目濡耳染不學以能○材公之爲○不相漁劫

同上　姉壻出太原郡公碑

曹成王李臯碑痛自刮磨豪習委已於學○耻一不通

內外斬斬○伐之二年尤張

王適墓銘以恠文狀狂士極可觀今間節一二○懷奇負氣名節可以戾契致戾練結反契苦結反○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絶對語驚人○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奴視法度士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曰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

李虛中誌深於五行書好道士說以水銀為黄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夢大山裂長流出赤黄物如金左人曰是

所謂大還者卒疽發背死山者艮艮為背裂而流赤

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

董溪故丞相子實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

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銘曰不我者天

孟東野為詩鈎章棘句神施鬼設間見層出人皆劫劫

我獨有餘年踰五十始選為溧陽尉卒於興元軍參

謀是曰貞曜先生

獨孤郁月開日益卓然早成故相權公德輿登君於門歸

以其子此又贅埒之名也

張季友自署其末與封謂非親書者

劉昌裔與吳少誠交壤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兩界耕桑交跡○爽音霜慶音羌叶韻如此愚按詩有德音不爽壽考不忘又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詩易皆叶韻者故公於劉昌裔之銘曰維德不爽後人之慶惜二字禮韻未收入平聲也

衛之玄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竒藥爊爲黄金可餌以不死即去遂踰嶺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黄金未幾竟死

張署拜京兆府司録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

胡珦音向非其身力不以衣食自刻削不干人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

權德輿字載之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

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考進士踵相躡爲宰相逹官

平淮西碑文恬武嬉○士飽而歌馬騰於槽○今旴而起左餐右粥○惟斷乃成

南海廟碑多雋語○上雨旁風取具臨時○盲風恠雨發作無節○雲陰解駮日光穿漏○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旌麾飛揚晻靄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

呈露

處州孔子廟碑公以社稷不屋而壇不如夫子巍然當座張文潛稱廟貌起於後世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

羅池廟碑柳子厚既治柳三年與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謂曰明年吾死死爲神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侯降州之後堂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羅池○步有新船○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

黄陵廟湘出全瀟出道合於永以入洞庭廟在瀟湘尾洞庭口祠舜二妃長娥皇曰君次女英曰夫人

王仲舒碑銘讀書著文其譽藹藹與陽城過延齡不得相德宗初怏怏無柰久嘉之顧列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爲蘇州堤松江路賦調自爲書與人期吏無及門而集觀察江西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

○秀出班行簡古而蔚

韓弘帥汴承五亂之後苗薅而髮櫛之汴之南則蔡吴

少誠爲亂北則鄆李師道爲亂弘助平二寇歸京師
位中書壽五十八○李師古之起事也或曰剪棘夷道
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詐窮旋軍○其朝京
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
臣爲恭可矣遂行○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
柳子厚得柳州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
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願以柳易播夢
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

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
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
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
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
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
厚之風亦可少媿矣向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
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
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

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並墓誌

鄭羣不為翕翕熱亦不為崖岸斬絶之行俸禄入門與其所過逢飲酒舞歌費盡不顧問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竟日不能設食

孔戣誌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

來往也○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
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
奏疏罷之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
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
殿中少監馬君繼祖北平王燧之孫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
漆黑肌肉玉雪可憐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
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
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

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

樊宗師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天得也銘曰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海含地負○文從字順

李邢銘愈下而微既極復飛

張徹嘗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世慕顧以行子

揭揭也○猛厲音烈

李楚金爲貝州司法其刺史不恱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尾石需其出擊之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

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

李干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下血病死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今直取親與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為世誡工部歸登狂痛號呼唾血以斃殿中李虛中疽發其背死刑部李孫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孟簡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別一年

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坦死時溺出血肉李道古食泌
藥五十死海上蘄不死乃速得死臨死乃悔後之好
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
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
也已可哀也已
韓紳卿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百萬頃
韓滂老成之子歸後其祖介
盧氏誌外王父

雜文

送窮事始顓頊高辛時祖揚雄有逐貧賦○恠恠奇奇蠅營狗苟○延之上座

鰐魚文伈伈恐貌悉忱反

狀

丞相董晉行狀請牒考功并太常議謚牒史館公自稱故吏○朱泚之亂説李懐光不與○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未甞言兵

與盧郎中薦侯喜狀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

論權停舉選狀以歲之旱權停舉選省費而足食也竊以十口之家益一二人未有所費今京師人不啻百萬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僮僕不當京師百之一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天旱人飢乞停税至来年○唐制國子館生三百人大學館生五百人四門館生五百人名三館學生

馬府君行狀趙奢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爲氏

梁悅報仇殺人公詣請集議奏聞酌宜而處

表

爲宰相賀雪表春雲始繁時雪遂降是冬雪愆期雖春

亦賀

進順宗實録表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令公重修

賀白龜狀謂獲蔡之兆

進撰淮西碑狀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

碑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疋充人事謝云恩由上致
利則臣歸
論佛骨表之說正矣潮州謝表稱頌功德之不暇直勸
東廵泰山而自任鋪張雖古人不多讓甚矣憲宗之
不可與忠言而公也汲汲乎苟全性命兩可悲矣夫
○表多近世引用之句如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
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册而無愧措之天地之間
而無虧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

公之貶潮佛者謂此禍福之報然佛骨一入而憲宗已晏駕公即移袁福未央也禍福誰在耶

賀慶雲等表皆文人諛語牽於時俗無足論者請上尊號尤甚

賀太陽不虧表此皆我朝先正所不為者

辨張平叔奏變塩法利害較然言數人羅塩之擾也○

所由

外集

謂范蠡背君而去又招大夫種使竟承賜劒之詔無事君之義爲人謀而不忠愚謂種方假疾句踐即賜劒蠡稱不可與共安樂之言驗矣蠡不去與俱死何益句踐豈能弘夏禹之烈者哉明哲保身蠡未爲無所見種不去而及豈蠡陷之使然而曰由抜句踐之劒其言似微刻也然則事君不可則去之乎曰君臣以義合君辱臣死處變之義也功成身退處常之義也使句踐棲會稽時蠡舍而去之又招種欲所去之蠡

則爲萬世罪人

答劉秀才論史歷叙人禍天刑謂粗知自愛實不敢爲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然則館中人皆不知自愛耶

通觧謂堯之前千萬年不知讓許由辰天下之愚以爭爲能廼高揖辭堯讓之教行許由為之師桀之前千萬年不知忠龍逄辰天下之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盡言就烹忠之教行龍逄為之師周

之前千萬年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儆逃山而死義之教行伯夷為之師嗚呼以天下讓舜者堯也謂許由辭而不受者莊生之寓言以戲薄天下也無其事也桀之前由禹以達五帝三皇皆治世未有君父百姓入水火者也桀始暴而龍逢以諫死世道之不幸耳逢非有心哀天下之不仁而特以身立教也龍逢既以諫死而謂伯夷之餓死爲前千萬年不知義之可以換生又誣而自

背其說也讓也忠也義也皆人心所固有也聖帝明王繼天立極幾年於此不幸遭世之變始有矯矯自見其間者龍逢伯夷是也許由非其比也豈開闢以來所未知而三子者昉之耶

鄠人對鄠胡古反京兆縣名剔股以瘳母疾雖非聖賢之中道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爲對鄠人之說者何忍且薄耶謂希免輸謂不腰於市已黷於政謂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嗚呼窮鄉小民藥餌何有父母

呼吸死生之際號天叫地救急無門身之不卹而希免輸乎○世之刲股以救母者疾未有不瘳而子亦不知其痛未有病創者殆天地神明之哀其誠也救母何罪而可腰於市乎當仁不讓於師而古亦以蓋前人之愆爲孝未聞以祖父無孝稱而子不可行孝者也況倉卒刲股偶然希有之事不當責其祖父之必有也祖父未有而子孫有之顯其祖父者也且孝猶忠耳顏杲卿罵賊殺身顏之祖父生死於太平無

事之世豈嘗有是事乎國史大書杲卿之忠不聞其爲形祖父之不忠豈旌孝子之孝爲形祖父之無孝乎○嗚呼爲對鄭人之說者何忍且薄耶

直諫表證三王已下治亂而謂開闢已来未有如大漢前後已幾於不倫矣謂先朝用幼僧矯堅之言迎佛骨臣上諫投荒州未得一年上天降大禍先朝升遐如彼骨可憑臣家族合至灰滅先朝合享如山之壽矣竊意此非人臣之所宜言公所必不爲也

外集五卷大抵文緩而衍不類昌黎天成之筆掇之於理又多可疑如此按李漢叙稱最厚且親收拾遺文無所墜併目録共四十一卷然則外集何從而来哉又孰爲之收拾耶五卷之多惟論史一書柳柳州嘗辨之可審其爲韓餘孰與稽耶趙臺卿於孟子有言又有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後世依倣而託之者愚於昌黎之外集蓋不能盡信云

順宗實錄五卷

順宗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卽位罷宮市禁選宮觀婢禁五坊小兒張雀羅囊蛇之擾停鹽鐵使月進出後宮并敎坊妓女人情大悅然上自二十年九月已得風疾不能言越人王叔文初以碁進東宮杭人王伾侍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至是植黨用事韋執誼倚之爲相叔文欲謀兵權逺近大懼未幾叔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垍嚴綬等箋表而中官劉

光奇等屢以啓上八月傳位太子貶王叔文渝州明年殺之伾開州執誼崖州皆死○載張萬福陸贄陽城三賢始末極詳見第九卷載伾叔文執誼三不肖情狀亦詳見第十卷唐書不就用之爲傳而更他爲何哉班固之用史記全文於是不可及而李巽巖長編未嘗改歐蘇所紀先正言行於是爲善述矣○鹵莽胡古反不用心貌與草莽之莽各音字皆從犬在两廾中○載太子名云從水傍享淳字也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詞絢雲錦氣矗霄漢振古一奇絕也然一言以蔽之不過謂其間氣所生不爲死生禍福奪此殆坡公胷中所自得因之而發歟若文公之所以爲文者則似未暇盡及也盖自孟子没而異端作中國之不爲夷狄者幾希公始出而排斥之天地之所以位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一一條析明盡而世始昭若發蒙孔孟而後所以扶植綱常者公一人而已孟

子没而邪説熾性理之不蕩於空虛者尤希公始出而指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以為情指仁義禮智信五者以為性人獨於五者之要指仁與義二者謂由是而之焉則為道且謂舍是而言道者非吾之所謂道孔孟而後所以辨析義理者文公一人而已夫惟綱常非徒禮樂刑政之可扶也我朝是以復極其根於性命之源性非徒三品之可盡也我朝是以復析其微於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之

别功有相因理日以明譬之事業文公則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我朝諸儒則於反正之後究極治要制禮作樂躋世太平者也文公之所以爲文者其大若此豈曰文起八代之衰止於文字之文而已哉

臨川王氏嘗爲詩以譏昌黎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世未有以其言爲然者也盖人生

一日必盡一日之事此卽造化生生不息之理今謂百年易盡而先自棄不爲者偷也異端之言也人生未有一日不由於斯道此卽盈天地間昭然著見之理今謂道爲有眞而人不能識者誕也異端之言也世更八代異端肆行昌黎始出而斥異端明聖道以六經之文爲諸儒之倡其有補斯世論者謂功不在孟子下今臨川譏其無補枉費精神者葢其溺於異端之學所

見然也不足疵昌黎也且王氏雖習異端初未

嘗槁馘山林恪守朴陋求其所謂道之真者亦

不過費竭精神從事文墨正欲學爲昌黎而特

未至耳柰何身自爲之而反以譏人邪近世大

儒晦庵先生校昌黎文乃取臨川之詩附其後

愚觀晦庵平日於昌黎實敬其人實愛其文獨

以其未免詩酒浮華志在利禄而微有嘆息之

辭瑕瑜不相揜已極議論之公矣今附此詩則

所未曉且枉費精神之説陸象山正以此譏晦
庵而其説正自臨川王氏来亦豈其然乎又世
傳昌黎嘗與大顛書其文陋甚昌黎集無之東
坡先生嘗辨其爲僞矣昌黎本以刑部侍郎到
潮州還朝久之乃遷吏部歐陽公所得大顛書
石本乃稱吏部侍郎此可知其爲僞尤明晦庵
亦以其書爲真而録於後亦所未曉併書誌疑
以俟来者察焉

嘗聞長老言自昔詩文類不免差誤惟昌黎之文少陵之詩獨無之然歐陽公嘗議昌黎羨二鳥之光榮張文潛嘗議其記夫子廟不當以有屋爲勝於社稷陸放翁嘗議其詠石鼓文不當謂删詩時失編入凡此誠亦不免言語之疵至若言及經義而是非不繆於聖人則文人皆無昌黎比者矣

乾隆御覽之寶

黄氏日抄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張曾詣

欽定四庫全書

黄氏日抄卷六十　　宋　黄震　撰

讀文集二

柳文

詩歌曲

平淮夷雅　天造神斷　鏗鎗炳耀盪人耳目○威命

是荷之荷音何註左昭七年弗克負荷平聲

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晉陽武○獸之窮李密○戰武

牢王充建德○涇水黃薛仁杲怒飛飢嘯○奔鯨沛輔氏○苞枿梁○河右平李軌○鐵山碎突厥○突厥之厥九勿切○靖本邦劉武周○吐谷渾平聲李靖滅吐谷渾○高昌李靖滅高昌○東蠻既克東蠻謝氏圖蠻夷如王會咿嗢下乙骨切

視民詩房杜

貞符謂漢儒以瑞物為受命之符者非也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然後强有力

者出而治之而君臣什伍之法立於是有聖人曰黃帝堯舜禹湯武德實受命之符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縱史上子勇切下音勇出漢書衡山王傳

賦

佩韋賦謂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則壯之常懼過失中庸故作愚謂子厚所守者何節而懼其過耶韋注皮繩

瓶賦謂鴟夷敗衆不如瓶之挹潔東坡注謂補楊子雲

酒箴之荅。居井之眉眉井邊也

牛賦謂利滿天下肩尻莫保

解祟賦谿天淵而覆原燎

懲咎賦念往各作

閔生賦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真豈本汲冡書之說歟

夢歸賦惟夢之爲歸 佁儗上勑吏反下音敎反

囙山賦曽不畝平而又高 側耕危穫 井筲烏丸切見宣十

三年

愈膏肓疾賦晏相謂不類柳文

愚前年到浦東場有澶所作憚字讀令觀柳文鐃歌

芭枿篇澶漫萬里宣唐風杜詩亦云澶漫山東二百

州皆音憚散遠也音義與浦東所見並同

論

封建論生人之初羣聚而求治聖人因而撫之而賞罰

廢置之遂因之為封建聖人不世出諸侯相呑而併

于秦秦懲其弊而郡縣之世變使然也子厚之論是也其說固具於呂覽矣然因而撫之者與天下為公吞而併之者以天下為私瞭然可知也向使不從而撫之先其末一而併之則三代為私勢既併于一復分而予諸人則秦為公矣今子厚乃謂因之者不得已而公天下自秦始非也不然則激也柳子厚之激以唐之嘗議封建將以明理道也其言曰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及夫郡邑朝拜而不道夕

斥之矣夕受之而不法朝斥之矣誠哉是言也抑愚又有感焉耳唐之欲仕其人也有公薦既仕其人也有考功故賢者可使其在上而不道不法者可以朝夕斥令也場屋之士資格之官無復問其賢否賢者必不肯枉道干人而不賢者遂得志然則令之郡邑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不道不法者果朝斥之夕斥之乎嗚呼悲夫尚忍言之然則如之何曰公薦未可復擇名臣以嚴考功而用西漢久任之法則庶

幾

四維論天爵論子厚謂廉與恥義之小節而病管子四維之言又謂天之貴斯人在剛健純粹而病孟子天爵之言夫廉與恥豈特小節廉縱可屬於義恥則當屬於禮又不當盡指為義之小節也管子之以維言者葢指為治之範防耳又非如子厚之所謂子厚何乃不知廉恥之為大節耶夫仁義忠信得之於天昭昭也子厚乃謂此存乎人者而獨指剛健純粹之氣

為得於天至論剛健則又指為孜孜之志論純粹則又指為爽達之明且證之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倦志之謂也自今觀之求之為之信皆人爾何乃反謂之天其理果安在而子厚至以此易彼耶夫以廉恥為小節而又强明自貴如之何不陷叔文之黨執迷終身乎吾今而後知子厚之所以為子厚矣守道論以守道不如守官非聖人之言且謂官所以行道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其論正矣

然愚猶謂守道我之事也守官非我之所可必也若董狐為史官以死是官與道俱守也舍是而必曰守官吾恐官之守道之離也盍亦反其言而言曰守官不如守道庶幾官可守則守不可則去之而道未嘗不守也

時令論二篇專病月令謂聖人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凡政令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又反時令之變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或

曰所以防昏亂之術也然聖人立中道以示後未聞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愚謂此正論也

斷刑論下謂賞務速不必春夏罰務速不必秋冬是矣而謂蒼蒼者焉能與吾事古之言天愚蚩蚩者耳何言之無忌憚若是哉

辨侵伐論罪大而師有鐘鼓曰伐罪小而無曰侵

六逆論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三者誠為亂矣賤妨貴言擇嗣也貴而愚賤而聖且賢貴不足尚也遠間

親新間舊言任用也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不足與也舊不足恃也辨之良是

議

守原議守原雖得人不當謀之寺人

駁復讎議武后時徐元慶手刃父讎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著為令駁謂旌與誅莫得而並當考正其曲直所論甚精合與昌黎復讎議參看

辨

封弟辨謂不當因其戲而成之甚當

辨列子論劉向稱列子鄭穆公時人非也實與魯穆公同時其文類莊子而尤質厚好文者可廢耶謹取之而已矣

辨文子文子十二篇本老子然駁書也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今刋去謬亂取其近似者

論語辨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

子之死吾意曾子弟子為之也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謂堯曰記唐虞禹湯有天下之事為孔子常諷道之辭

辨鬼谷子謂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葢晚出晚又益出七術言益奇而道益陿令元冀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辨晏子春秋謂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疑墨之徒為之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辨亢倉子謂亢桑子取莊周語而益之其為空言尤也

録書無亢倉子

辨鶡冠子謂盡鄙淺語也惟賈誼鵩賦所引用為美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取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太史公伯夷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云云不稱鶡冠子愚按所辨皆當

碑

箕子碑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

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戲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愚謂子厚發明箕子之道善矣但恐不當於三人分重輕

道州文宣王廟碑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卑陋椽棟毁墜曾不及浮屠外

說克壯厥居

柳州碑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

二妃碑二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

饒娥碑饒娥父溺死娥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

南雎陽廟碑記南霽雲也然一句一事始終屬對全似韓柳未出時文體與子厚他文不類當是少年作 按柳碑多排句非韓比近世晦翁嘗以年考之乃子厚晚年作殆自隱以從俗耶

六卷七卷皆浮屠家碑銘其理蕩而不可究詰其辭遁而不可明喻惟南嶽大明二碑僅明白可曉姑録之南嶽之碑曰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空其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大明之碑曰儒以禮立仁義无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愚謂此二者立語未為盡瑩而理則近是葢二碑所主者律而餘多言禪也律者嚴潔其身佛所教人之

本旨而禪之說創於達磨自稱教外別傳佛書初無此說也律以斷惡修善而禪者謂惡不必斷善不必修惟問心之有无如何茍無心殺人而殺人即殺人為無罪至罵其師瞿曇為乾矢橛為一棒打殺作死狗煑喫亦為無心故無罪者也律出於佛其徒憚而小之禪不出於佛其徒張而大之使人不得而詰其罪者也然則世之言佛者將安從乎

狀

段太尉逸事凡三其一斷汾陽王子晞軍擾市者十七人頭其二賣馬代償大將焦令諶所取旱歲農人穀其三來泚致其壻韋晤綾三百疋棲之司農治事堂梁上文高事覈曲盡其妙

柳渾行狀渾年十餘歲有稱神巫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禄非若事也公學益篤舉進士仕至宰相李元平有名公曰喋喋衒玉而賈石者也貞元初上親擇郎吏分宰京師外部公曰

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榜音彭所以輔弓弩其音去聲者笞也音謗者進船也○葬令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降五等為碣方趺圓首見楊凝碣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未也

萬不試而一出焉呂君誄 海禍謂溺死也出崔君權墓誌

表銘碣誄誌

馬君孟君淩君誌銘皆貶後作與昌黎相上下餘或多

俳語○番禺音潘愚二山名在南海今廣州見四卷氣乘肺溢為水浮膚孟常謙李中丞服紫丹暴下赤黑薨

卷十一誌碣誄皆老作狀姜嬰戚里之態獨孤申叔之文而夭趙弘之孤來章哀而得其父之葬張因去印綬為黃老而哭猶子以死虞鳴鶴從鄉賦而終逆旅吊慶交户○覃赤子愛書而貧不仕皆事覈文古傑然者也○世相重侯浩浩呻呼革為和聲柳評以生事銘

富貴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

風病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姜嶨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獨孤申叔詶直廉切言利美也二百擧武趙弘百郡之選叢于京師虞鳴鶴誄

卷十二皆誌其族之葬惟其父諱鎮及從父弟宗直者柳州時作○無凡弟移其睦於朋友叔父墓跋子厚自謂誌父所友六十七人於碑陰

卷十三自母夫人以下終於雷五皆誌婦人雷五之姨母為子厚妓妾故亦得誌○子厚女和娘得病更名

佛婢旣病去髮為尼號初心然不免死年十歲其母微也故為父子

○河間劉氏誌劉者王叔文母也所誌盛稱叔文文武功業且謂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宗元其自謂知道乎吁○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崔氏志

對

設漁者對喻智伯以貪敗

愚溪對設溪神援惡溪弱水濁涇黑水皆有其實而予

不愚柳子用貪泉對泉不貪飲而南者貪也汝獨招愚者居焉則汝之實也因自陳其愚文極精妙此雖子厚自戲之辭然愚謂溪之愚可辭而子厚傑然文人也乃終身賢叔文而不知悟其身之愚可得辭耶

對賀者之末曰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愚謂子厚此言大痛無聲者也雖悔可追

天對不可曉

問答

晉問以地儉也兵革也馬之良木之大鹽之富也文公之霸也皆不如堯之遺風馬理正而文工

答問及起廢答自傷不復用起廢謂躄浮圖病顙駒皆廢十年而有遭于厚之廢亦十年。舒翹揚英答問。抗首出臆起廢答謂駒也

說

天說以天地為無知喻諸果蓏怨天甚矣其果何哉鶻

說鶻以鳥之盈握者燠爪掌旦則縱之望其往苟東矣是日不東逝南北亦然

朝日說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詩曰莫肯朝夕朝音潮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

捕蛇說有益於世

䄍音乍說水旱蟲癘之方則黜其神不然則事之不治亦當黜其人

乘桴說真妄說也子厚妙於文耳敢議經乎

說車亦有益處世

謫龍說○扶風馬孺子見奇女墜地謫龍也化為白龍登天文極佳

復吾子松說謂壽夭貴賤皆寓也非造物亦怨辭歟羆說楚有獵能吹竹為百獸之音致鹿而恐則致貙而鹿去致貙而恐則致虎而貙去虎致愈恐則致羆以去虎虎去而羆食之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八駿圖說駿馬馬之類聖人人之類求以異形者非○蝎音曷木中蟲非蝥毒音歇者見天說註○白羲之羲音蟻

八驥馬名

傳

宋清傳清市藥燒券不責報報者益厚非市道交而士大夫反爭為不已

郭橐駝傳戒煩苛之擾

童區寄傳區寄十一歲賊豪掠賣之討殺二豪

梓人傳喻為相者之道也文字宏闊

李赤傳感於廁鬼而死反以世為溷以溷為帝居清都

世皆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決不為赤者幾人

耶

蝜蝂傳譏貪者

騷

乞巧文令聞天孫不樂其獨將蹈石梁款天津儷于神

夫 抽黃對白 駢四儷六錦心繡口

罵尸蟲文道士言人有尸蟲處腹中伺人隱微日庚申

�于帝柳子特不信為文罵之

斬曲几文謂物貴乎直末代淫巧揉木為几愚恐几乃

古之年高者席地時所憑手其形袍身不容不曲几

非後世所用也

宥蝜蝂文彼居榛中不汝賊而殺之暴矣

憎王孫文王孫者湘山間獸名與猿異性擾人者

逐畢方文畢方如鶴一足赤文白喙火妖也出山海經

辨伏神文買伏神得老芋而病加甚

憩螭文零陵有螭室于江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

浮水上

哀溺文零陵善游者腰千錢遂溺死

招海賈文戒其貪利犯危也

弔贊箴戒

弔萇弘弔屈原弔樂毅

伊尹五就桀贊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湯誠仁其

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

桀卒不可

梁丘據贊齊景有嬖曰梁丘子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愛

其不飽告君使賜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

丘可思又況晏氏

霹靂琴焦桐 明皇得異馬於河帝西幸馬入渭水化為龍

敵戒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

知為利之大敵存而懼敵去而舞

臨江之麋　畋得麋麑曰抱就犬習示之忘己之麋也與犬狎三年麋出門見外犬走欲與為戲外犬殺食之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驢一鳴虎大駭然視之覺無異能者稍近益狎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㘅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以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飲食大率鼠之餘也

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假五六猫撤瓦濯穴羅捕之殺鼠如邱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常也哉

銘雜題

漢原廟銘登布衣於萬乘化環堵為四海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

安豐縣孝門銘李興刃股肉救父疾又廬墓晝夜哭廬上產紫芝白芝廬中醴泉涌出

舜禹之事　使堯一日得舜而與天下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至堯已忘於人舜已繫於人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成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彼固公侯卿相器也獨其始之不幸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亡王之臣多死冠盜彼固刼戮困餓器也獨其始之幸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鞭賈宜五十必曰五萬有富者子愛其黄而澤

酬五萬濯之黄者梔澤者蠟也出郊馬蹍因大擊鞭析為五六墜地傷馬令之梔其言蠟其貌賈於朝者驅之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責其大擊之效烏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吏商　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利愽

東海若二瓠喻學佛者

題序

題毛穎傳　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

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西漢文類序　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若開羣玉之府漢氏之東則既衰矣

王氏詩序　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之○操斧於班郢之門斯强顏耳

送獨孤書記序　曳裾戎幙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

腹甚未可也

聯句序　琅琅清響交動左右

送蕭錬序　先禮而冠　賀聲盈耳

送薛存義序謂吏益民之役令我受其直怠其事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

送辛生序士叢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闔户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

宴南池序連山倒垂萬象在下南池

蓬屋序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蓬屋

送婁圖南序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閒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送婁圖南

元山人南游序黄鵠一去青冥無極

送僧浩初序專闢退之之闢佛愚謂退之言仁義而子厚異端退之行忠直而子厚邪黨尚不知愧而反操戈焉子厚自以為智不遜當矯名曰愚吾見其真

愚耳

記

監祭使壁記　周禮有祭僕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以御史監祠曰監祭使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置虞庠於四郊後魏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唐始合于大學省助教至三人

盩厔縣新食堂記合羣吏食于堂謂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

諸使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令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專焉而行其道者也

嶺南饗軍堂記文佳

邠寧進奏院記周有邑具湯沐漢有邸奉朝請唐有院備進奏

全義縣城北門或曰不利於吏塞之百年盧遵始復其舊

邑州茅亭記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

零陵永州復乳穴記石鍾乳必在深山窮林連之人告盡者五載矣崔公至逾月穴人以乳復告以其不貪故以誠告也

道州鼻亭神象祠也河東薛公刺是州毀之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寺東北陬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史記及漢志有地長之占甘茂盟息壤異書有記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永州鐵爐步志永州北郭有步葢嘗有鍜鐵者居之人去而爐毁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其冒於號有異於兹步者乎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僇

游黄溪記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黄溪最善黄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

死黃與王聲相邇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西山。○鈷鉧潭鈷公魯反○袁家渴音褐水流反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紛紅駭綠。○民橋其上

書

寄許孟容與楊憑裴塤蕭俛李建顧十郎諸書皆貶所悲苦之詞其可憐者與楊憑之書曰有之而恥言者上也有之而言之者次也無之而工言者賊也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又曰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　子

厚初貶時年三十三　重膇馳偽切並蕭俛書與李建書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暫得一笑已復不樂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　與顧十郎書自稱門生而以郎稱其人豈郎者所以稱其主之名歟

與韓愈論史官書葢正論也

與呂恭書辯石書之偽　老陽九老陰六在易正義乾

篇中非一行為之見與劉禹錫書　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博弈之雄耳○務富文采不顧事實以炳然誘後生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若螾蛭然雖鳴其音聲誰為聽之荅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子厚作孟子評非國語二書今非國語見集中而孟子評無之豈子厚能悔之而不以傳歟將劉禹錫恐其重得罪名教為掩其惡歟

與友人論文書有曰漁獵前作戕賊文史甚矣文之不

可不已出也

答元饒州書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有貧之實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　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況鍾乳直產於石依而產者固不一性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

必惟其土之信　愚按此書復喻以方物喻以人復證之他藥文最可觀

答周君巢書　丈人盛譽山澤之臞以為壽且神令夫山澤之臞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夭也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

與李睦州服氣書　凡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

愉吳武陵先作書道黄帝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凡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是不可變之尤者也令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摞堅鳴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愚幼嘗嗜音不得碩師卒大慚及長嗜書亦不得碩師又大慚令凡之服氣果誰師耶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虚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强大是豈所謂强而大也哉　愚按此子厚達理之言也文又

精妙故節録稍詳

與楊誨之第二書云傅說曰惟狂克念作聖按今書非傅說之言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而進不能取顯貴者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乃令幸為天火之所滌蕩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

白而不污是祝融回禄之相吾子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 滫息有切 瀡息委切

切見賀王參元書 ○ 覼縷 好視也一曰委曲見三十卷許京兆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魏晉以下不事師獨韓愈奮不顧流俗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愈以是得狂名蜀之南犬吠日嶺之南犬吠雪吠所怪也孫昌胤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

鄭尹而以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

此書後段說為文之法極詳

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見答元公瑾書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答韋珩書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答廖有方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

答蕭纂書　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

答吳秀才　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京師顯人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焉多周孔哉

復杜温夫　曹沫之沫

莫具切見武相公啓　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竒寶之有歸也

賀趙江陵宗儒辟武都符載為記室

啟表奏議狀

啓皆獻文求哀之辭表多世俗稱頌之語氣索理短未

見柳之能過人者

賀破東平蓋李師道所據淄青也　櫻桃即含桃

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産三男　台州奏五色雲　名例律官與父祖諱同者不居子厚以祖名察躬辭監察御史奉勑二名不偏諱不合辭讓　訴苗損狀恤人則深減數非廣　二月一日為中和節進農書　賀破東平　罪止一夫恩加百姓

祭文

祭楊憑詹事稱丈人自稱子壻然則謂外舅丈人其來久矣。狼荒祭穆質文。濛汜音蒙似曰次處見祭崔少卿文

祭張後餘辭引莊周之説以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子厚恐天隨寓而發也

祭纛　澧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茸頭漢宗蚩尤亦作靈旗

祭六伯母自稱姪男　祭丈母　祭弟自稱八哥而不具銜

詩

吳歈工折柳歈音俞。已歈歌也。鑿池曰污尊污烏瓜切齊諧笑柏塗音荼東方朔詩老柏塗饒醉鼻成皶切意此世俗所謂酒皶鼻傖父吳人謂中國人為傖。以上並見同劉阮長酬韶州拾其餘韻蓋不用其韻也

奉和楊尚書依本詩韻此用其韻也古者和詩不用韻

韋道安遇故刺史被盜女為所掠道安縛致之刺史歸賄納女以報道安辭焉

楊白花。欵音祺乃音靄一聲山水淥漁翁。竫人長九寸。蹩躃

非國語

子厚以國語文深閎傑異而誣多誣淫作非國語愚觀所作非獨駁難多造理文亦奇峭今節録下方

三女奔密母曰必致之王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

宣王不籍千畝虢公諫三十九年戰于千畝敗績　非曰古之必籍千畝者禮之飾也然而存其禮為勸乎農也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則食

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恠而不屬也愚謂子厚論勸農之本善矣謂勸農之禮可亡則過矣是禮也古人體夫愛民一念真誠之發豈姑以是飾乎

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或會或離其孰能知之愚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不得其寧而曰惡

與乎我此子厚怨天之論所發也

宣王料民及幽王乃廢滅　非曰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

劉康公聘魯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告王曰其亡乎東門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不可以事三君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

郄至告捷于周單襄公曰兵在其頸者其郄至之謂乎

明年死難　非曰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

穀洛鬭將毀王宫王壅之亂於是乎始生　非曰天將毀王宫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王室之亂且早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鬭而懲之也

將鑄無射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是何取於鐘之備也聖人既理定作樂以象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愚謂

子厚之論是矣而立語易也禮樂皆由人心生聖人因而文之還以導人心者也人生而有舉動聖人因其舉動而約之禮否則肆矣人生而有謳吟聖人因其謳吟而和之樂否則蕩矣約之禮而和之樂隨其事而施之用上自朝廷下達閭巷使人日習而悠然契焉非心邪念淫聲慢色不得以干其間此古人禮樂之用而治定作樂則又子孫象祖宗之功德以薦之郊廟所謂隨其事而施之用之大者也單子伶

州鳩論樂之成政殖財誠誕而無理子厚獨指其衆治而謂不能移風易俗又矯之太過故曰立語易也

長勺之役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劌曰可以一戰

非曰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馬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其所聞者羊也　非曰孔氏惡能窮物恠之形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馬投之

於河化為龍

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　非曰辨大骨石砮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

桓公輕幣諸侯垂槖而入捆載而歸　非曰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耶

申生敗狄讒言將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非曰覘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奸矣

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　非曰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

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

里克既殺卓子使告重耳曰盍入乎舅犯曰不可秦穆公使弔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

秦穆公獲晉侯公子縶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　非曰向使穆公告于王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則誰

敢不服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秦伯乃行非禮以强乎人愚謂秦之歸固非矣重耳之受亦非也不得已而受亦終始禮待之可也

鉏麑　非曰麑之死固善矣然宣子為政之良麑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耶愚謂麑之心特生於政之良怵惕於將朝盛服之寐耳麑而賢必能諫其君必不受君之命以賊宣子令為之賊而不忍害可言宣子

之賢麑不足問也

公子楊干亂行魏絳斬其僕　非曰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逐欒盈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

黃熊　非曰鯀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之說好事者為之

圍鼓　非曰城之畔而歸己者有三逃暴而附德者麻

之力屈而受死者與之以不死反常以求利者君子不受也

嗜芰　非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禮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

外集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劉叟傳　叟以御龍術進魯公内龍先備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志貞婦一敗於强暴以計殺其夫卒狂亂以死子厚借以明恩之難恃愚以為士之砥節礪行終不免移於富貴利欲者多矣正當引以自戒而不必計其恩之可恃否也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本南康謳者善瑟葬湘水以嗣靈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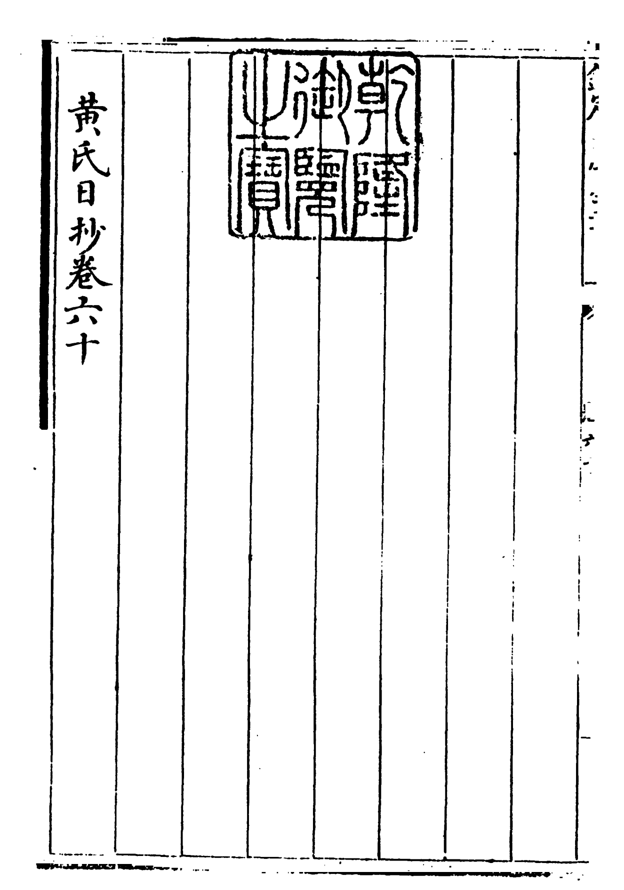
請復尊號表皆諛辭也子厚内集已多有之為京兆時事業止此而已乎

與衛淮南石琴薦出當州龍壁灘下葢石可薦琴者以上

外集上
下卷

柳以文與韓並稱焉韓文論事說理一一明白透徹無可指擇者所謂貫道之器非歟柳之達於上聽者皆諛辭致於公卿大臣者皆罪謫後羞縮無聊之語碑碣等作亦老筆與俳語相半間及經旨義理則是非多謬於聖人凡皆不根於道故也惟紀志人物以寄其嘲罵模寫山水以舒其抑鬱則

峻潔精竒如明珠夜光見輒奪目此葢子厚放浪之久自寫胷臆不事訣不求哀不關經義又皆晚年之作所謂大肆其力於文章者也故愚於韓文無擇於柳不能無擇焉而非徒曰並稱然此猶以文論也若以人品論則歐陽子謂如夷夏之不同矣歐陽子論文亦不屑稱韓柳而稱韓李李指李翺云



黃氏日抄卷六十

乾隆御覽之寶